

【姬屋藏郊】渎神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9781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97810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 , 发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3 of 姬屋藏郊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6 Words: 2,875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渎神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

武王与太岁星君的春宵一度，有生子提及。

高岭之花合该高坐云台，可触可碰可亵玩，但依然纤尘不染。

(一)

八月既望，月满中庭。

武王竖宝幡、设祭坛，渐次摆好三牲六礼。玉簋盛清酒，厥筐织锦帛。焚香袅袅，扶摇直上。

夜星璀璨，风鬟雾鬓。月，眸然若昭。

有缥缈孤影，沐兰含芳，翩然而至。

“殷郊……”武王闭目抬手，夜风缠绕指尖，似情呢絮语。

神明端坐云台，垂眸不应。

“太岁星君。”武王燃香祭酒，星君展颜行礼：“武王见安。”

案台设瓜果小食，武王手持一碟朱红花生递于太岁，满怀希冀。“这是你平时最爱吃的。”

星君摇头，神明辟五谷，自是不食周粟。

太岁星君步下云台，遥指星穹：“今岁参七在望，胃昴朗明，自是丰年。武王当安心才是。

“有太岁镇佑，寡人自是安心。”武王目视星君。但见他着绣衣被袿裳，额佩青玉之钏，墨发委散，飘飏如雾。端的一副不染尘埃的仙人之姿。

“天命有行，小仙既为太岁，自是要护佑四方百姓，解民倒悬。”星君颌首行礼，起身欲走。

武王擒住星君手腕：“那星君是否应解寡人心之所求？”那节手腕伶仃玉白，触之沁凉。

星君敛眉，无悲无喜。

（二）

武王怀抱太岁星君，步入暖阁之中。轻纱垂笼，帐幔飘摇。人影交颈绰绰，投于帷幕之上。

星君青衫委地，横陈玉榻之上。昆仑仙池洗精伐髓，此时的星君色若凝玉，貌盈颜姝。武王解下星君额间碧钏，一粒朱砂小痣在荧荧烛火下勾魂夺魄。

武王俯身用舌尖轻轻舔舐那粒朱砂小痣，星君眼波流转，仍是一副悲欢不显的神仙姿态。

武王怒极，他撕开星君内衫，手指在脂玉般的肌肤上流连，似剥开香甜的樱果，露出内里汁水淋漓的鲜嫩果肉。

“殷郊，朝歌八年相濡以沫，伐纣三年同生共死，你当了神仙就全然忘却了吗？如今你这幅无欲无求的样子，是做给谁看？”武王握紧拳头，双眼里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爱欲渴望。

星君偏头，那张脸艳极欲极，却又至纯至静，不染一丝情爱。

“好，好，好极了！”武王野兽般黑沉的双眼牢牢盯着星君，如同攫住专属于他的雌兽。他褪却星君衣衫步步紧逼，要将那雷霆般的爱恋与占有加诸此身。

炙热的唇落在星君颈间柔软的皮肉，武王亲吻噬咬星君颈中一圈纤细的红痕，给细白的脖颈印上几枚渗血的咬痕，宛若人间天子批阅奏章的朱红玺印。

武王分开星君双腿，这两条腿修长有力，线条流畅含蓄，犹如一段滑腻紧致的帛绢。腿间一汪小穴羞涩紧致，好似沁了春雨的潋滟花蕊。

武王除尽繁复的祭服，露出精壮匀称的肌肉。胯下一柄长戟般粗壮的阳物，正对着星君未经人事的稚嫩蜜穴。

带着薄茧的手指覆上娇嫩的穴口。这双手曾为殷郊添衣疗伤，为殷郊绑缚鬼侯剑红绳。也曾开榜封神，将红沙阵内以身饲阵的殷郊摇摇欲坠的神魂送上九重天。

如今这双手又亲自将武王此生的求不得拽下云台，按在浓香软榻上，缓缓伸进星君紧热的嫩肉之中，揉捻挑抹。

两根手指在紧致的穴腔内细细研磨着湿滑嫩肉，双指并拢对着红腻软肉的一处突起贯进穿出。充沛的蜜液被手指带出，喷溅在星君脂玉般滑嫩的腿心。

然而星君仍是一方八风不动的端庄模样，阖眸敛眉，清冷无比。

武王只觉得胸口灼着一团火，咽不下吐不出。他沉着脸抬起星君丰腴的肉臀，将星君小巧的双足架在肩上，沉着颈腰，破开了星君娇软的处子穴口。

利刃劈开穴腔，龟头挺伐软肉，星君平坦光洁的小腹被顶出武王阳物突起的形状。武王鹰

鸯般的双目死死盯着星君，似乎想看到星君渗出细密香汗，张开嘴发出甜腻呻吟，吐出一截红舌痉挛抽搐。

但是这些都没有，星君不动如山，仿佛神庙内的泥塑陶胎。

（三）

武王大手箍住星君劲瘦的腰窝，腰腹耸动将雪白的臀肉撞出一层层盈盈的臀波。软烂的穴肉沾着春水，裹在武王粗硕的肉柱之上。油光水滑的柱身熨平每一处肠肉，粗壮的棱沟契住每一条褶皱。

蜜臀被武王胯骨拍的发红，穴口交合处四散飞溅水淋淋的雪沫，溅在星君红白交错的腿心，如同溷湿的胭脂平铺化开，只等武王在上面作出初桃含春图。

下腹处水声啧啧靡艳至极，星君青丝散乱如招摇的柳叶，只那张脸滢白的脸仍是一片清明。

武王低吼一声，肌肉贲张的双臂箍紧星君脂腻细软的腰肢，将星君抱起。指节宽大的双手掰开水淋淋的穴口，勃发饱胀的肉刃快速抽出，又狠狠耸入，拍打出连绵不绝的响亮的水声。

暖阁内香雾缭绕，却也只有交合黏腻的水声，和武王无助暴虐的粗喘。

武王眼神幽暗，他俯身咬住星君精致的锁骨，想在星君的脸上看到不一样的情愫，哪怕一丝微弱的皱眉。

含住星君潋潋的双唇，长舌交缠，武王胯下巨物也随着亲吻的频率耸动。巨刃破开层层叠叠的软肉，如捣米般撞击着肠穴。星君嫩滑的穴肉如同三春海棠，被捣出淋漓的汁水，捣成嫣红的花泥。武王挺动腰腹，每一下都又深又重，虬缠着青筋的柱身将星君红腻的穴肉褶皱完全抻平。

星君肤若凝脂，被武王擒着软腰钉在肉刃之上，如同莹润的寒梅攀附在遒劲的枝干上。可惜雪愈冷，梅愈艳。任凭武王百般滋养，也留不住那一抹冷香。

武王心中大恫，似不愿再看星君冷若寒霜的脸。他倒转身体将星君以跪趴的姿势按在软榻之上，再次将肉刃破开了那水嫩紧热的肠穴。

柱身被完全包裹于湿滑的极乐之地，紧致的肠肉与肉柱纠缠紧绕，饱胀的龟头斜劈进穴腔，对着肠壁的凸起疾风骤雨般的鞭挞，粗硬棱沟都挤进几方鲜嫩软肉，嵌入磋磨着武王的肉茎。麻利的苏爽忍不住让武王连连喟叹。

武王覆在星君光洁的背上，吮出一个个红艳艳的吻痕。双手揉捏着星君软红的乳粒，大掌覆住星君微隆的乳肉，搓揉抠弄。武王爱极了星君这身膏脂般嫩滑的皮肉，在每一处皙白的肌肤上都霸道地烙下指印吻痕。

星君腰肢塌陷，长腿跪于榻上，接受着武王盛满爱意与绝望的操弄。

封神后的武王如失鞘的天子剑，伤人伤己，如今星君这汪软热红肉，水光滑嫩，香软紧窒，成了温养天子剑的绝妙剑鞘。

武王含住星君粉白的耳垂，炙热的鼻息扑在星君颈间。“殷郊，我爱你。”

星君仰头，浓密的睫毛似乎抖了一抖。

殷商气数早已随鹿台连天的大火化为飞灰。此时再无太子殷郊，有的只是天上的太岁星君。

似有叹息声萦绕帐中，星君垂下头，接住了武王浓厚的精柱。

(四)

射精后的武王仍不知餍足，抽出依旧勃发的肉刃，抵在星君雪腮处的梨涡之上。龟头渗出点点清液，武王将淫靡的淫液蹭在星君的梨涡上。那两汪梨涡亮滢滢的，盛满了武王的精水。

武王将星君转个身，将星君揽在宽厚的怀里。温热的大手覆上星君被浓白精液灌满的小腹。星君光滑洁白的腹部微微隆起，如同怀了三个月大的胎儿。

武王死死按住星君的腹部，大量白精从尚未闭合的穴口喷出，在星君身下洇成一滩。星君鬓发散乱浑身赤裸地躺在浓白的精水之中，宛若娼妓。

只是那张脸端方如旧，仍是高洁在上的神明模样。

武王咬牙，火热的唇舌啃噬着星君每一寸肌肤，给青红交错的皮肉镀上一层水盈盈的光泽，如同兽主舔舐雌兽的皮毛，打上气味的标记来昭示所属权。

粗粝的手掌沾了腥浓的精液，涂满星君平坦的小腹和流畅的脊背，就连那一双玲珑玉足也被武王握在手里亵玩。武王捏着星君皓白的足腕，将星君圆润的脚趾按在榻上那滩精水之中。白精很快沾湿星君圆润的足弓。

看着星君浑身上下都是自己的气息，武王心中难得有了一丝快意。武王锁住掌中细腰，再次将勃发的利刃抵住星君兀自翕张的穴口，用力破开了星君被临幸过度的肠肉。

.....

整整一夜，武王箍着星君在欲海情天极尽痴缠。直到东方既明，武王才堪堪松开精关，再次将星君的小腹射到浑圆，灼热的精液紧紧糊住糜红的肠肉，似乎想让星君含住这精水给天下共主繁衍子息。

星君终于睁开潋潋的双眼，悲悯地看着武王。

神怜万物，但神不爱任何人。

武王喉中腥甜，终是呕出一口血来。

繁纱飘舞，鎏金兽炉内三根祭香燃尽最后一丝火星，被风一吹，只卷起零星的香灰。武王抬眼望着不远处雕梁斗拱出踟蹰不退的夜色。

朝阳升起，夜雾与星辉同时悄然离场。武王竟不知这荒唐一夜，似梦非耶？

翌年中秋，两个荷衣蕙带的仙娥乘风载云而来。将一彩云织就的襁褓包裹的婴孩还于武王。仙娥声音空灵如击玉，只说此子名唤“姬诵”。

那婴孩额间一粒朱砂，与他另一生父无异。

天际，秋阳昭昭，不辨星位。此生武王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却再也披不上那一抹星辉。

(大概就是一个姬发为救死于红沙阵的爱人，不得已开榜封神将殷郊送往神位。但神大道无情，与武王春宵一度后再也不见的故事。有点OOC了，大家见谅。)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